

新园桃李笑春风

舜吉

一个月前,接到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的通知时,我耳边便悠然响起了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…”的旋律,歌曲《送别》中的这几句诗词,如丝线般将我对我母校的记忆一点点勾起,牵动了我心中浓浓的想念与欢喜。

最温暖,师恩深重难忘。第一次开学报到由父亲送我,刚到前中老校门口,一位大眼睛,身材娇小的女教师,笑盈盈地迎上来,直接报出了我的名字,我和父亲分外惊讶,她说道:“就只有两位同学未到,一位女生就是舜吉你啦……”亲切的问候扫除了我离家求学的陌生与慌张,自然而然地紧随着她走进了前中的大门,她就是我们的初中班主任——杨琦芳老师。八年后,当我初为人师带领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被电视台报道,杨老师又欣欣然打来电话,点赞鼓励。后来,当我走上管理岗位时,已退休多年的杨老师又冒着高温酷暑亲自来到学校,在办公室与我深谈教育之道,且细细反省当年教育之得失,殷殷期盼,谆谆教诲,春风化雨,我受益颇深,感恩铭记。

最喜欢放学后的时光。我们常常结伴去校园后门外的大河边洗衣服,大河叫什么已然忘记,但河边的大柳树,对岸的桃树林却一直是桃红柳绿,青葱在我的青春里,芬芳在我离开母校后遥远的梦里,寺桥旁金黄的油菜花,如诗如画……还有那只搁浅的水泥船,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去,为了更接近那河中心的一团碧波,它应该听见过我们青春肆意的欢笑,还有那调皮男生故意摇晃引发的一片惊

叫……

最难忘,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成长时光。生物郝老师是南京人,上课讲到“那个草履虫呢”时,口音重,“呢”字拖着长音,同学们都要笑……他带着兴趣小组的同学们采摘桂花树叶,放在烧杯里用酒精灯煮透,用秃了头的毛笔把叶肉轻轻刮去,精细的叶脉便渐次展现,蜿蜒纤美,然后用红墨水、蓝墨水、绿的黄的紫的颜色一一染色,一张惊艳的叶脉书签便诞生了,叶柄上金黄色的小丝带又是从哪里取的?今天就悄悄告诉你吧:是从团委办公室的获奖锦旗上偷偷拉下来的,当时同学们都能得到叶脉书签为奖品而感到骄傲!

而初夏时节,能以研究之名最先采摘品尝一下校园的红樱桃,更是我们兴趣小组让人羡慕的活动了。

作家刘亮程曾说:每个人都有一个现实中的故乡,那是地理意义的故乡。我觉得如果说精神意义的故乡,那便应该是我们的母校了。校史有记,母校兴建于寺桥碧波之侧,崛起于农桑繁茂之野。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前身为私立新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。1939年,上海美专毕业的杨木者先生惋惜青年子弟负笈无门、家居失业,在兵荒马乱之际、艰难困苦之中带领社会贤达共筹建校大计,36岁的杨木者慨然以教育自任,在景德寺的废墟上,播下了一颗教育的种子。

菁菁校园钟声叮叮当当,再回首,往事如风,我心眷恋;祖国盛世七十五华诞,再回家,新园桃李,心随花开。

读枕边书

蒋保林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睡前我不再看电视了,刷会手机,了解些时事,翻翻工作群,看看朋友圈,校好手机闹钟,充上电,让它进入静默模式,便开始翻阅枕边之书。

枕边之书比较杂,有古典小说,如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《三国演义》;有诗词合集,如《李太白杜工部合集》《宋词名言》《唐宋词百家全集》《元曲三百首》;也有历史类的,如《明亡清兴六十年全集》《百年蒋家》《万历十五年》等,有时也翻翻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。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,这些如故人的书籍陪伴着我春来秋去。

最喜欢读的书是《西游记》。在我看来,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励志小说,唐三藏师徒四人西天取经,历经八十一难,一路降妖除魔,就像人生的一场修行。谁的人生路不会遇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呢;现实的阻碍,情绪的困扰,生活的烦恼,事业的挫折。这些磨难都是人生中的一道道坎,不过也要过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,唐僧软弱善良而又意志坚定,行者神通广大而又无所畏惧,八戒犹豫迟疑而又尘心未泯,但他们的团队经过漫长的磨合后战无不胜,最后都成佛得道。

我喜欢《西游记》的语言,诙谐生动,读之常忍不住偷偷一笑。况且,里面还有优美的词句,细读之如饮醇酒。如春去“鸟啼人不见,花落树犹香”。夏至“溪边蒲插剑,榴火壮行图”。入秋“薄云断绝西风紧,鹤鸣远岫霜林锦”。冬来“岭梅将破玉,池水渐成冰”。一个缤纷斑斓的世界,令人遐想。

读《西游记》是轻松愉悦的,而读《三国演义》则可见人情世故,林林总总的短篇小说,再现宋元明的世俗风情,有劝世悟道的,也有人间奇遇;有才子佳人故事,也有鬼怪神道传说。因为每篇小说独立成章,顺便选取一个,一二十分钟就能看完,读后又常常有所感悟。

躺在床上保持一个姿势看书,久了就会头颈僵硬,于是过一会儿就要活动下筋骨,或去厨房续点热水,或到阳台上看万家灯火,听小区的人声喧哗。有明月的夜晚,举头望月,看月儿穿梭于云层之中,而天边的星星则永远停留在既定不变的位置上凝望着我。

在春风习习的夜晚读书是愉快的,在疾风骤雨的夏夜读书也不错,

关上窗户听骤雨敲打窗户,读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便生慷慨激烈之感。秋夜也适合读书,那么多写秋天的诗歌散文中,偏喜欢《前赤壁赋》,“举酒属客,诵明月之诗,歌窈窕之章。少焉,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”人虽然困于斗室之内,但精骖八极,心游万仞,此乃读书之妙也。

冬夜,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读书更妙。看看人物传记,读读历史传说,品品百味人生,于是,生活的烦恼也被抛到九霄云外。想想历史上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,那些伟大的人物,我们又何必因眼前的困扰蝇营狗苟呢?车到山前必有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会到书房选几本新书放在枕边,替换几本读过的书。这些新书又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到书店购买新书时,我有时觉得不是在买书,而是买来另一个境遇,另一种人生和别样的风景。

经年尽读枕边书,累月常思世间事。有时读书入迷,头脑里全是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,不知不觉中已是夜深人静,举头望向窗外,一轮明月高悬碧空,那月光也静静地浸入窗台。我想,枕边之书又何尝不是一轮明月呢?它照亮了我的生活,给我思想的启迪和生命的指引。

迎面的风,躲躲闪闪。在新疆戈壁沙漠中,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一簇簇红色的植物,在风中不躲不闪,顽强地绽放,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。那就是红柳。

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,正如这沙漠红柳,热烈,澎湃。他就是常州武进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吴骊东。1981年5月,吴骊东出生在常州卜宅桥畔一个农民家庭。吴骊东的爸爸叫吴祥法,1952年12月出生,土生土长的卜宅桥人,高中毕业后在镇中学做代课老师,第二年报考了赤脚医生。1972年1月报名参军,来到了万水千山之外明长城最西端的兰州军区嘉峪关当兵。第二年,吴祥法提干当了军医,后来提拔为师部卫生科长。1975年底,吴祥法跟当教师的同学季秋萍结了婚。两地相隔数千里,小夫妻只能一年见上一次。1982年5月,生了儿子吴骊东,季秋萍在家更不容易,白天上班,晚上做完家务料理孩子睡着后,再爬起来备课批改作业。1985年,季秋萍带着3岁的小骊东随军,一家人在兰州军区家属大院团聚。

新的环境,小骊东对什么都新鲜。有一天,在营房门口看到一棵红色的植物,他拽下几朵红色的小花问妈妈是什么花,妈妈不知道,他去问爸爸。爸爸说这是红柳。还告诉他,红柳适应性极强,不怕冷不怕旱,荒漠中有很多这样的红柳。

听了爸爸的话,小骊东更加喜欢红柳了,感觉爸爸和军医们就像红柳一样。他想,自己也要像这红柳一样,

慕士塔格山

杨俊国

在原处,雪光闪耀。

喀什是离海最远的地方。有地质学术语叫“山结”,帕米尔就是世界级“山结”,昆仑山脉、喀喇昆仑山脉、喜马拉雅山脉、兴都库什山脉,全世界几条超级山脉在这儿汇集。这里曾被称作是“世界地图最后被填补的空白”,除了张骞、玄奘、马可·波罗等几个旅行家,很少有外人到达这里。

1894年,瑞典探险者斯文·赫定来到慕士塔格山下。他问当地驮夫

这座山的名字,驮夫告诉他:“慕士塔格,阿塔。”柯尔克孜语,“慕士塔格”是冰川之意,“阿塔”是父亲之意,斯文·赫定便以“冰川之父”来命名这座山。其实,“阿塔”更应翻译为“尊者”,是当地人对一座山的尊称。斯文·赫定曾四次攀登慕士塔格,最终止步于海拔6300米处。他赞美慕士塔格:“若以荒野和奇异的美景而论,世界上没有他处可以胜过眼前的景致。”后来,这里开始流传一个传说,

一个欧洲人像羚羊一样跃上了慕士塔格山。

许多年前,牧民得知远道而来的客人,就是为了爬上慕士塔格山而感到惊奇,这是他们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事情。邱华栋的小说《贾奈达之城》里提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传说。慕士塔格的峰顶是一座城,名字叫做“贾奈达”,那里有湖泊,有河流,有果园,有白色的骆驼。许多雪山都有传说,其实,就是当地居民对于一座山的崇拜和审美,以及对别一种生活的憧憬。

到塔县是为了看石头城,我还想看乔戈里峰。有两座山是这个小城的名片,一座是慕士塔格,另一座是乔戈里峰,又称“K2峰”,海拔8611米,世界第二高峰。据说在登山界,即便是登顶珠峰的大佬也会给登顶K2的让座。从塔县到那儿没有公路,要绕道莎车、叶城,走克勒齐河谷徒步进入。“乔戈里”,藏语意为“白色女神”,可望不可及。

我们入住湘平岳宾馆,就在慕士塔格路。傍晚,我在街上溜达,看到帕米尔雄鹰雕塑,看到街头矗立的绘有玄奘图像的大石头。行人寥寥,我只遇到一位塔吉克妇女从街头匆匆走过,圆顶帽上裹着一块白头巾。本想去乔戈里路走走,天色已晚,作罢。

在唐朝遗址石头城上,我在玄奘曾经驻足的地方眺望慕士塔格山,晨光里尤显静谧。南边峰峦之间那座尖削的峰巅,是不是乔戈里峰?大自然的山结和屏障,让这里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。上苍在造山的同时也造出河流,冰川融水从无数条沟壑流淌而下,诞生出众多远走四方的河流。纵横交错的“U形宽谷”不仅给当地牧民以生存之地,更成为人类文明的通道。譬如山下这条塔什库尔干河,正往北走着,突然转向东面,切穿西昆仑山,汇入叶尔羌河,然后北上,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,970公里旅程,远赴塔里木河。

我不是登山者,我只是看山者,聊山者。大自然充满神秘,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日常生活之外的超验感受,让我们学会在大自然中留心听上苍的声音。

塔县四周都是雪山。南有乔戈里,北有慕士塔格。西边的皑皑雪山,便是萨雷阔勒岭,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界山。探险者往往意气纵横。那年,斯文·赫定独自一人翻越大雪封山的萨雷阔勒岭,回来时陪伴他的狗腿瘸了,绑着绷带。赫定的最后一本书是《我在亚洲的狗》,是他所写书中最动人的一本。聊山容易走神,我这就走神了。

高高地挂在天上,像常州下午3点钟。在尼勒克医院,吴骊东还在给哈萨克族的患者查看膝关节手术恢复情况。

2023年12月的一天,尼勒克的张国臣、刘连清夫妇来到县人民医院,将写着“医德高尚感民心,医术高超除病痛”的锦旗送到吴骊东手中。刘连清说,多年来一直饱受“双侧足跟疼痛”困扰,到处求医总不见好转。后来武进援疆专家来尼勒克了,她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挂了号。经吴骊东一番检查后,诊断为“钙化性跟腱炎”,立即对症治疗。

刘连清做梦也没想到,折磨自己多年的病痛,经过吴医生几次治疗,手到病除,她欣喜万分,回家告诉患肩关节疼痛多年的丈夫。她带丈夫来到医院,吴骊东在系统诊疗的基础上,还特地赠送了父亲给他带过来的中药。

每年暑假,妻子高丽蓉总要带上两个儿子,来到新疆尼勒克丈夫吴骊东工作的地方,让一家人团聚,让孩子看看爸爸工作的模样。

要开学了,吴骊东问两个儿子:“谁愿意留下陪爸爸?”两个儿子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摇摇头说:“老爸是男子汉,我们还是回家陪妈妈吧!”

两个儿子要回家了。临走时,他们跑到路边的红柳树旁,摘下两朵红柳花,夹在暑假作业本里,说带回家让爷爷看看。

落日余晖,夕阳的橙红为红柳勾勒出金边,这一刻,红柳不再是普通的植物,而是勇士,是沙漠中的希望之花,生命之花。而吴骊东和援疆的伙伴们,正是这一簇簇红柳,在严寒酷暑中坚守,在风沙飞舞中绽放。



青果巷(油画)余恺

红柳

韩献忠

长大了做一名医生,治病救人。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梭。小骊东6岁时,就在酒泉钢铁小学上学,初中在嘉峪关六中读了两年,1997年,回到常州参加中考,在市二中读了高中。从小受父亲救死扶伤耳濡目染,爸爸头顶军帽上那一颗闪闪的红星,在他幼小的心中,绽放着别样的光芒。2000年7月,小骊东参加高考只填报了医学专业。最终他得偿所愿,被江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。大学毕业后,他直接报考了武进人民医院骨科做医生。2007年2月,与高中同学高丽蓉恋爱结婚。妻子是苏州大学的才女,毕业后在翠竹中学教书。2008年10月,生了双胞胎,两个儿子,一个叫吴彦君,一个叫吴彦豪。希望儿子德才兼备,志在天下。谁知孩子还没长大,爸爸吴骊东却率先迈出了志在天下的第一步。2020年12月,市里组织医疗人员开展援疆行动。吴骊东想到了小时候在兰州军区部队大院爸爸救死扶伤的情景,毅然报名,来到陕西安康市平利县人民医院担任外科副主任。

在安康的日日夜夜,吴骊东总感觉时间不够用。他说,能够为安康老百姓减轻病痛,无上光荣。援疆时间不长,2022年2月,吴骊东回到

常州。但他牵挂的还是安康的父老乡亲,连做梦都是奔走在黄土大地上。

心有所想,行之所至。回来一年,市里组织第十一批援伊·常州(武进)工作组,前往新疆尼勒克,深化医疗援疆工作。

吴骊东听到消息,心里又翻腾开来,他决心像父亲当年一样,继续为西部人民送去健康。

常州离尼勒克4800公里。吴骊东心有余悸,刚回来再出去,怕家人难理解。但没想到全家人都支持他。这时他反觉对不住家人了,特别是妻子,这一走,家里担子全落在她一人肩上。妻子看出他的心思,悄声说:“去吧,有我你就放心吧!”

他又去问父母,爸爸说:“爸爸舍不得跟你一起去。”临走,爸爸还把自己摸索出来治疗跌打损伤的秘方塞给了儿子。

2023年4月,吴骊东随医疗组来到新疆,穿上了尼勒克县人民医院的白大褂。

在尼勒克土地上,最吸引吴骊东的眼球还是那一簇簇鲜艳的红柳。每当走过红柳的身边,他都会深情地看上一眼,而那些红柳也会平静地向他打一个招呼。

晚上9点多了,尼勒克的太阳还



24节气之寒露
(篆刻)
薛晶